

第二章 太上皇的產生經過—高祖

孫英剛在〈唐代前期宮廷革命研究〉提出了「一君兩儲三方」¹解釋唐代前期皇位繼承鬥爭，認為這段期間持續出現兩位繼承人彼此鬥爭的局面。以高祖朝為例，建成、世民、元吉都是當時強勢的權力菁英，平時可以干預中央決策，戰時又立功以自重。身邊的府僚又藉由依附他們，以獲得更高的地位或權力。長久下來，就形成兩大派系，一邊以建成、元吉為首，另一邊則是世民為首，以彼此的政治資源進行多年的政治鬥爭。支持世民的人在世民被立為太子後，紛紛升官發財，尤其是在玄武門之變有功勳者，更與其他人有差別待遇。雖然我們看到魏徵等人，本是建成一派，在世民的任用下，仍有著政治職位與權力，不過不是所有的人都有這樣的際遇。

第一節 玄武門之變

雖然李淵即帝位時便立建成為太子，隨著戰功，世民的勢力仍繼續膨脹著，雙方結黨傾軋，終在武德九年（西元 626 年）六月爆發了玄武門之變，使李淵被迫接受世民等於叛變的事實，並於當年八月退位為太上皇。玄武門之變當天，世民一黨有個看似保護，但又像是逼宮的作為。在《資治通鑑》（以下簡稱通鑑）卷一九一武德九年六月有記載：

¹孫英剛，〈唐代前期宮廷革命研究〉，《唐研究》，第七卷，2001 年，頁 264。

上（高祖）方泛舟海池，世民使尉遲敬德入宿衛，敬德擐甲持矛，直至上所。上大驚，問曰：「今日亂者誰邪？卿來此何為？」對曰：「秦王以太子、齊王作亂，舉兵誅之，恐驚動陛下，遣臣宿衛。」

三天後，高祖立世民為皇太子，《通鑑》同卷：

癸亥，立世民為皇太子。又詔：「自今軍國庶事，無大小悉委太子處決，然後聞奏。」壬申，上以手詔賜裴寂等曰：「朕當加尊號為太上皇。」

筆者認為李淵選擇退位，應是迫於世民之勢。事變當天，世民將建成及元吉的兒子殺掉，此事前後均未見到世民向身為皇帝的父親報告或請罪。對李淵而言，如果沒有提早交出皇位，恐怕自己的生命安全也會受到威脅。趙翼的《二十二史劄記》評論此事：

太宗為秦王時殺建成、元吉，不過兄弟間互相屠害，其時太宗尚未為帝，不可以反論也。乃建成子……元吉子……俱坐誅，除其屬籍。是時高祖尚在帝位，而坐視其孫之以反律伏誅，而不能一救，高祖亦危極矣²！

從兩《唐書》（即《新唐書》、《舊唐書》）或是《通鑑》的記載觀察，高祖在退位之後，於朝政上無任何干涉，亦鮮有太上皇言行之紀錄。

²趙翼，《二十二史劄記》，卷十九「建成元吉之子被誅」條，中國書店出版，新華書店發行，1987年，頁255。

第二節 建成世民儲位之爭的緣起

關於武德年間的儲位之爭，在緣由上有一些說法，呂思勉認為帝(高祖)性好漁色……即位之後，嬪妃擅寵，女謁盛行，遂致建成、太宗，爭相交結，釁隙愈深，終釀玄武門之變³。王夫之則是認為高祖夾在建成與世民二者中間，既無法處理雙方衝突，又沒有在雙方面前當一個好榜樣。王夫之在《讀通鑑論》提到：

建成亦錚錚自立，非若隋太子勇之失德章聞也，高祖又惡得而廢之？故高祖之處此難矣，非直難也，誠無以處之，智者不能為之辯，勇者不能為之決也……東宮天策士各以所知遇為私人，自不覩慈懿之士，耳不聞孝友之言，導以爭狃而亟奪其惻隱，高祖若木偶之屍位於上，而無可如何，誠哉其無可如何也！源之不清，其流孰能澄汰哉？⁴。

雷飛龍認為高祖無法解決，便只好聽其自然演變，而玄武門之變，即是自然演變的結果。其三子爭位，各樹朋黨，卒有玄武門之變，並提出新舊唐書所說高祖「以太宗功業日盛，私許以為太子」的話，很可能是太宗奪嫡以後的自解之辭。而史稱高祖所寵張婕妤、尹德妃，皆與建成元吉淫亂……似亦污陷之辭。雷飛龍認為建成畏其（太宗）逼，當然要求自保，於是與元吉結成聯合陣線，以與太宗相抗。廢除

³呂思勉，《隋唐五代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11月，頁67。

⁴王夫之，《讀通鑑論》，卷20，唐高祖十一。

太子建成之位，既非高祖所願，削弱太宗所握權勢，事實上亦不可能，何況天下初定，突厥尚在犯邊，仍有賴於太宗的長才⁵。

雷艷紅認為，引發武德年間儲位之爭的根本原因是：因形勢需要，高祖必須重用李皇唐族成員，至於精明強幹的李世民則更是高祖高度倚重的對象，隨著李世民實力的壯大，他的政治野心也在加速膨脹，對太子李建成的儲位乃至高祖的皇位產生覬覦之心……這種因客觀環境限制以及皇子主觀上對最高權力的覬覦之心而引發的儲位爭端是高祖無法制止和控制的，儘管高祖也採取了一些預防措施，但仍然無法避免兄弟相殘的慘劇發生⁶。筆者認為高祖在繼承人上仍是屬意建成的，沒有廢建成而由世民繼承的想法。只是，唐朝才剛建國不久，時勢仍不穩定，外有突厥，內部則偶有叛變傳出，在政治、軍事上還需要世民及其一黨的支持，高祖也無法毫不留情的肅清世民。不過，筆者認為高祖在皇位繼承問題的處理上，確實有其不當之處，導致玄武門之變的發生。高祖沒有徹底的打壓世民，使世民利用秦王府僚等長期培養的政治資源發動玄武門之變。

第三節 建成的評價與實錄的刪改

根據兩《唐書》的記載，高祖有私許太宗為太子之事，以此增加太宗繼承大位的正當性。世人對於世民與建成二者的評價，因為有貞

⁵雷飛龍，《漢唐宋明朋黨的形成原因》，韋伯出版社，2002年9月，頁44~45。

⁶雷艷紅，《唐代君權與皇族地位研究—以儲位之爭為中心》，廈門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2年8月，頁15。

觀之治的加持，也普遍是世民高於建成。對於建成的評價，在《新唐書》卷七九與《通鑑》卷一九一，是採貶抑的記載。在兩《唐書》中，更有不少建成使用惡劣手段鬥爭世民的記載，貶低了建成對唐朝的貢獻。陳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提到後史往往以成敗論人，而國史復經勝利者之修改，故不易見當時真相，然高祖起兵太原，建成即與太宗各領一軍，及為太子，其所任用官僚如王珪魏徵之流即後來佐成貞觀之治之名臣，可知建成亦為才智之人⁷。李英祥認為李建成作為唐統治集團的核心人物，在唐王朝的建立與統一過程中，起了積極的作用，主要在於鼎助李淵密謀反隋、統兵征伐、穩定後方、禮賢下士、廣羅人才⁸。李英祥、萬軍杰⁹、劉樹友¹⁰在各自的文章中，皆引用了《大唐創業起居注》（以下簡稱起居注）的記載，認為兩《唐書》與《通鑑》對於建成的評論與功績，有諸多錯誤之處。

為什麼溫大雅所著的《起居注》會比兩《唐書》、《通鑑》可信呢？根據《二十二史劄記》的記載：

五代修唐書，雖史籍已散失，然代宗以前尚有紀傳，而庾傳

美得自蜀中者，亦尚有九朝實錄。今細閱舊書文義，知此數

朝紀傳多鈔實錄國史原文也。凡史修於易代之後，考覆既確，

⁷陳寅恪，〈政治革命及黨派分野〉，《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篇，里仁書局，2004年，頁203。

⁸李英祥，〈李建成在建唐中的作用〉，《河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0卷第3期，1997年7月，頁99~103。

⁹萬軍杰，〈李建成建唐功績探析〉，《武漢水力電力大學學報》，第19卷第5期，1999年9月，頁71~74。

¹⁰劉樹友，〈試評李建成〉，《渭南師專學報》（社會科學版），1996年第2期，頁54~59。

未有不據事直書，若實錄、國史修於本朝，必多迴護。觀舊書迴護之多，可見其全用實錄、國史而不暇訂正也¹¹。

根據趙翼的說法，唐朝的《實錄》與《國史》多所迴護，而《舊唐書》有多引用《實錄》與《國史》的記載，因此對於《舊唐書》的記載，不能盡信之。學者李樹桐認為歐陽修所作《新唐書》，雖曾做一些「補緝闕亡，黜正偽繆」的功夫，但大部分仍本《舊唐書》之舊。司馬光所作資治通鑑，雖然作些「參考異同，伸其意旨。」的考異工作，但據《通鑑考異》，凡《新舊唐書》與《實錄》抵觸者多從《實錄》。可知《通鑑》取材多採自《實錄》¹²。另外根據《唐會要》卷六三〈史館雜錄上〉、《通鑑》卷一九一貞觀十七年（643）七月的記載，可以發現太宗在高祖過世幾個月後，便要求閱讀《國史》，並讓房玄齡與許敬宗修改《國史》為《高宗、太宗實錄》。而許敬宗在《舊唐書》卷八二〈許敬宗〉傳、《新唐書》卷五八〈藝文志〉都有竄改史事的記載。由上述文獻判斷，許敬宗所寫的《實錄》與《國史》，難免有加油添醋，或是為太宗隱瞞醜聞的曲筆。而根據《實錄》與《國史》的所寫兩《唐書》、《通鑑》與史實可能多有背離。

反觀《起居注》的可信度，根據《舊唐書》卷六一〈溫大雅傳〉

記載：

¹¹趙翼，《二十二史劄記》，卷十九，「舊唐書前半全用實錄國史舊本」條，中國書店出版，新華書店發行，1987年，頁214。

¹²李樹桐，〈玄武門及其對政治的影響〉，《唐史考辨》，中華，1965年，頁175。

武德元年(618)，曆遷黃門侍郎……尋轉工部，進拜陝東道大行台工部尚書。太宗以隱太子(建成)、巢刺王(元吉)之故，令大雅鎮洛陽以俟變。大雅數陳秘策，甚蒙嘉賞。太宗即位，累轉禮部尚書，封黎國公。

李樹桐先生認為溫大雅是接近太宗的，所著《起居注》係他侍從高祖時的親見親聞，絕無隱太宗之功而不書的理由。按《起居注》一書，署名「陝東道大行台工部尚書上柱國樂平郡開國功臣溫大雅撰」可知溫大雅於任以上職務時作成此書，陝東道大行臺正是太宗主管，溫大雅更沒有隱其主管長官之功的理由¹³。根據《起居注》，李淵是太原起兵的首謀和組織者，建成之戰功與李世民相當；兩《唐書》則是首謀出於世民，且兩《唐書》不詳記建成功績。我們可從《起居注》以推測貞觀時期出品的《實錄》，有竄改史實的可能。另外，王炎平則從《通鑑考異》的記載批評《實錄》不實¹⁴。

根據《通鑑》，有高祖三許立太宗為太子的記載¹⁵，這些記載會讓人誤以為高祖的本意就是讓世民繼承，也是建成地位被貶低的因素之一。學者李樹桐在〈唐高祖三許立太宗辯偽〉一文中針對李淵三許立太宗，分別提出辯駁¹⁶。而李樹桐認為唐太宗是奪嫡成功得有天下的，

¹³李樹桐，〈玄武門及其對政治的影響〉，《唐史考辨》，中華，1965年，頁178~179。

¹⁴王炎平，〈關於李淵、李建成、李世民相互關係的幾個問題——評玄武門之變的是非〉，《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4年第2期，頁89。

¹⁵卷一九零武德五年十一月、卷一九一武德七年六月。

¹⁶李樹桐，〈唐高祖三許立太宗辯偽〉，頁195~197、199~200；李樹桐在其〈唐楊文幹反辭連太子

請立世民應當是可記的功績，史家沒有諱言的必要。數十個功臣傳裡全無記載，當是絕無其事¹⁷。

反觀高祖對建成的重視在史書中亦可見紀錄。《舊唐書》卷六四〈隱太子建成傳〉：

武德元年，立為皇太子。二年……高祖憂其不閑政術，每令習時事，自非軍國大務，悉委決之。又遣禮部尚書李綱、民部尚書鄭善果俱為宮官，與參謀議。

在這裡可以看到，建成被立為皇太子後，讓兩位尚書擔任其東宮官，協助建成處理事務。另外，根據《通鑑》卷一九零武德五年（622）十一月記載：詔太子建成將兵討黑闥，其陝東道大行台及山東道行軍元帥、河南、河北諸州並受建成處分，得以便宜從事。陝東道大行台本是世民所管，高祖的這道命令，便是將世民置於建成之下管轄。卞孝萱則從避諱一事得知高祖對建成的重視，認為高祖無廢太子之心，從新舊唐書中的地理志，以武德朝避建成諱、改縣名為例論之，避諱是中國封建社會所特有的制度。避本朝皇帝（以及皇帝的祖宗、繼承人）之名，在聲音、文字上不能觸犯，叫國諱，其實質是為了維持君主的絕對權威。從上述武德朝避建成諱、改縣名的六例看出，當時建成之太子地位甚為牢固，高祖無廢立之意。太宗即位後，將因避建成

建成案考略〉一文中針對楊文幹謀反，致使高祖第三次許立太宗一事，有更詳細的辯駁，收錄於《唐史考辨》，中華，1965年，頁99~117。

¹⁷同上註，頁203。

諱而改的縣名，恢復原名，就是爲了剝奪建成所曾擁有的尊嚴¹⁸。

高祖讓李世民常常帶兵出征，少讓建成帶兵，也被人認爲是高祖較重世民的解釋，但我國自古即有長子不帶兵之例，《左傳》閔二年所說：「君之嗣嫡，不可以帥師」，不能單以帶兵次數多寡，認爲高祖較重太宗。從以上這些討論看來，建成的地位與貢獻不會遠低於世民，高祖也沒有欲廢建成或許立世民之事，筆者更認爲高祖始終都是支持建成即帝位的。

第四節 儲位之爭

在建國之初，建成、世民、元吉就有網羅人才，互相較勁的記載¹⁹。從〈杜淹傳²⁰〉看來，在武德初期，太宗便對建成有敵意，不願人才被建成所吸收。世民一方既對建成懷有敵意，建成方面當然有所反制，在秦王府成立之後，府僚奉命外遷者很多，此事倘若不是高祖的同意，誰能調動秦王府的人員，讓秦王深患之？《舊唐書》卷六六〈杜如晦傳〉：太宗平京城，引爲秦王府兵曹參軍，俄遷陝州總管府長史。時府中多英俊，被外遷者眾，太宗患之。《隋唐嘉話》上卷記載：太

¹⁸ 卞孝萱，〈《唐太宗入冥記》與玄武門之變〉，《敦煌學輯刊》，2000年第2期（總第38期），頁6。

¹⁹ 《新唐書》卷二零一〈袁朗傳〉：武德初，隱太子與秦王、齊王相傾，爭致名臣以自助。太子有詹事李綱、竇軌、庶子裴矩、鄭善果、友賀德仁、洗馬魏徵、中舍人王珪、舍人徐師謨、率更令歐陽詢、典膳監任瓌、直典書坊唐臨、隴西公府祭酒韋挺、記室參軍事庾抱、左領大都督府長史唐憲；秦王有友于志寧、記室參軍事房玄齡、虞世南、顏思魯、諮議參軍事竇綸、蕭景、兵曹杜如晦、鎧曹褚遂良、士曹戴胄、閻立德、參軍事薛元敬、蔡允恭、主簿薛收、李道玄、典籤蘇勛、文學姚思廉、褚亮、燉煌公府文學顏師古、右元帥府司馬蕭瑀、行軍元帥府長史屈突通、司馬竇誕、天策府長史唐儉、司馬封倫、軍諮祭酒蘇世長、兵曹參軍事杜淹、倉曹李守素、參軍事顏相時；齊王有記室參軍事榮九思、戶曹武士逸、典籤裴宣儼，朗爲文學。

²⁰ 《舊唐書》卷六六〈杜淹傳〉：及洛陽平，初不得調，淹將委質于隱太子。時封德彝典選，以告房玄齡，恐隱太子得之，長其奸計，於是遽啓太宗，引爲天策府兵曹參軍、文學館學士。

宗之為秦王，府僚多被遷奪，深患之²¹。在接近玄武門之變的武德晚期，建成的政治動作不少，曾試圖去拉攏與打擊世民一黨，但成效不彰²²，建成的幕僚針對太宗的進逼，也有所建議²³。

在武德九年（626）六月，世民派出親信到洛陽，先做準備以應變的事情被元吉發現²⁴。世民還面臨了房玄齡與杜如晦被逐出秦王府，以及因為突厥入侵，元吉欲與秦王羽翼同行的狀況²⁵。筆者認為玄武門之變的發生，可說是世民在羽翼持續被剪除，高祖無廢建成之意下，鋌而走險的一步棋。發難之前，房玄齡與杜如晦原本甚至不敢私謁世民，可見當時情況之危急²⁶。

長孫無忌等人的支持，在發動事變上，有很大的影響，若不是他們願意與太宗一賭，世民是否會走政變這一步，最後拿下帝位，仍是

²¹ 劉餗，程毅中點校，《隋唐嘉話》，中華書局，1979年，頁6。

²² 《舊唐書》卷五七〈李安遠傳〉、卷六八〈段志玄傳〉、〈程知節傳〉；《新唐書》卷八九〈尉遲敬德傳〉。

²³ 《通鑑》卷一九零武德五年十一月記載：太子中允王珪、洗馬魏徵說太子曰：「今劉黑闥散亡之餘，眾不滿萬，資糧匱乏，以大軍臨之，勢如拉朽，殿下宜自擊之以取功名，因結納山東豪傑，庶可自安。」太子乃請行於上，上許之。《舊唐書》卷七一〈魏徵傳〉：隱太子聞其名，引直洗馬，甚禮之。徵見太宗勳業日隆，每勸建成早為之所。及敗，太宗使召之，謂曰：「汝離間我兄弟，何也？」徵曰：「皇太子若從徵言，必無今日之禍。」

²⁴ 《通鑑》卷一九一記載：秦王世民既與太子建成、齊王元吉有隙，以洛陽形勝之地，恐一朝有變，欲出保之，乃以行台工部尚書溫大雅鎮洛陽，遣秦府車騎將軍滎陽張亮將左右王保等千餘人之洛陽，陰結納山東豪傑以俟變，多出金帛，恣其所用。元吉告亮謀不軌，下吏考驗；亮終無言，乃釋之，使還洛陽。

²⁵ 《通鑑》卷一九一記載：建成謂元吉曰：「秦府智略之士，可憚者獨房玄齡、杜如晦耳」。皆譖之於上而逐之……知軍北會突厥郁射設將數萬騎屯河南，入塞，圍烏城，建成薦元吉代世民督諸軍北征；上從之，命元吉督右武衛大將軍李藝、天紀將軍張瑾等救烏城。元吉請尉遲敬德、程知節、段志玄及秦府右三統軍秦叔寶等與之偕行，簡閱秦王帳下精銳之士以益元吉軍。《新唐書》卷六四〈巢王元吉傳〉則是多了高祖知建成奪太宗兵之謀而不制的記載。

²⁶ 《通鑑》卷一九一的記載：（世民）令無忌密召房玄齡等，曰：「敕旨不聽復事王；今若私謁，必坐死，不敢奉教。」世民怒，謂敬德曰：「玄齡、如晦豈叛我邪！」取所佩刀授敬德曰：「公往觀之，若無來心，可斷其首以來。」敬德往，與無忌共論之曰：「王已決計，公宜速入共謀之。吾屬四人，不可群行道中。」乃令玄齡、如晦著道士服，與無忌俱入，敬德自它道亦至。

未定之數²⁷。《通鑑》卷一九一記載：太宗始欲俟其先發，然後應之，如此，則事非獲已，猶為愈也。既而為群下所迫，遂至蹀血禁門。玄武門之變之所以能一舉成事，跟秦王府這些府僚有著一定的關聯。如果沒有他們的力勸與支持，太宗的下場可想而知。

事成之後，太宗先在七月有次論功行賞²⁸，九月封了五位玄武門之變的功臣為公，《舊唐書》卷二〈太宗本紀〉：長孫無忌封齊國公，房玄齡邢國公，尉遲敬德吳國公，杜如晦蔡國公，侯君集潞國公，十月又有一次²⁹，綜觀這些受賞的功臣，多是長久以來站在太宗這一邊，為太宗奪取帝位效力過的人。不過，太宗沒有完全捨棄曾經跟隨建成的人才，魏徵、王珪、韋挺等人日後得到太宗的任用，建立了貞觀盛世，但這一方面也說明建成有識人之明。

²⁷ 《舊唐書》卷六八〈尉遲敬德傳〉：與長孫無忌遽啓太宗曰：「大王若不速正之，則恐被其所害，社稷危矣。」敬德曰：「人情畏死，眾人以死奉王，此天授也。若天與不取，反受其咎。雖存仁愛之小情，忘社稷之大計，禍至而不恐，將亡而自安，失人臣臨難不避之節，乏先賢大義滅親之事，非所聞也。以臣愚誠，請先誅之。王若不從敬德言，請奔逃亡命，不能交手受戮。且因敗成功，明賢之高見；轉禍為福，智士之先機。敬德今若逃亡，無忌亦欲同去。」太宗猶豫未決，無忌曰：「王今不從敬德之言，必知敬德等非王所有。事今敗矣，其若之何？」太宗曰：「寡人所言，未可全棄，公更圖之。」敬德曰：「王今處事有疑，非智；臨難不決，非勇。王縱不從敬德言，請自決計，其如家國何？其如身命何？且在外勇士八百余人，今悉入宮，控弦被甲，事勢已就，王何得辭！」敬德又與侯君集日夜進勸，然後計定。

²⁸ 《舊唐書》卷二〈太宗本紀〉：以秦府護軍秦叔寶為左衛大將軍，又以程知節為右武衛大將軍，尉遲敬德為右武候大將軍。壬辰，以高士廉為侍中，房玄齡為中書令，蕭瑀為左僕射，長孫無忌為吏部尚書，杜如晦為兵部尚書。癸巳，以宇文士及為中書令，封德彝為右僕射；又以前天策府兵曹參軍杜淹為御史大夫，中書舍人顏師古、劉林甫為中書侍郎，左衛副率侯君集為左衛將軍，左虞候段志玄為驍衛將軍，副護軍薛萬徹為右領軍將軍，右內副率張公謹為右武候將軍，右監門率長孫安業為右監門將軍，右內副率李客師為領左右軍將軍。安業，無忌之兄；客師，靖之弟也。

²⁹ 《舊唐書》卷二〈太宗本紀〉：十月癸酉，裴寂食實封一千五百戶，長孫無忌、王君廓、尉遲敬德、房玄齡、杜如晦一千三百戶，長孫順德、柴紹、羅藝、趙郡王孝恭一千二百戶，侯君集、張公謹、劉師立一千戶，李世勣、劉弘基九百戶，高士廉、宇文士及、秦叔寶、程知節七百戶，安興貴、安修仁、唐儉、竇軌、屈突通、蕭瑀、封德彝、劉義節六百戶，錢九隴、樊世興、公孫武達、李孟常、段志玄、龐卿暉、張亮、李藥師、杜淹、元仲文四百戶，張長遜、張平高、李安遠、李子和、秦行師、馬三寶三百戶。

小結：

高祖是在太宗發動玄武門之變，失去原有繼承人的情況下，才任命太宗為太子。高祖原本既沒有易儲之意，也沒有退位的想法。高祖會當上太上皇，是因為太宗連兄弟都敢殺了，太宗一黨甚至有近乎逼宮的作為，高祖也只能承認這個政治現實。從事變之後的論功行賞看來，太宗的黨人已控制了許多重要的職位，朝中已無與太宗對抗的勢力。而原本的秦王府僚，隨著世民的上位，既自保又獲得更大的權力。

